

朱彤 著

别以为

我

不知道



群众出版社

特别的爱

责编 封
编图 面
晓青 毛
萧 毛

三种爱，过程不同，
结果不同，皆因开始的不同；
一个想爱还要爱，
直到被癫狂的爱逼迫到窒息；
一个想爱又不能爱，
让扭曲的爱在挣脱中形秽；
一个一直在爱，
不动声色，
一路将爱保全到底。
三个人，付出不同，
收获不同，皆因索取的不同。

ISBN 7-5014-3464-6



9 787501 434640 >

ISBN 7-5014-3464-6/1·1474

定价：16.80元

别以为

我 不知道

朱彤 著

其实，对于过去，
，只要是和我们
曾经发生过关系
的一切，都是我
们的。
其实，就算是理
在，一切好的，
不好的，也是我
们要吞下的。
其实，以后会出
现的，我们同样
不能断然拒绝。
所以，只要有
生命标记的，都
一样。



群众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cnifa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以为我不知道 / 朱彤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2005.5

ISBN 7-5014-3464-6

I. 别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7544 号

别以为我不知道

著 者: 朱 彤

责任编辑: 晓 潇

封面设计: 毛 毛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161 千字

印 张: 9.25

版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464-6/I · 1474

印 数: 0001-4000 册

定 价: 16.80 元

群众版图书、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人生如夢，夢醒時分，
一切皆空。人生如夢，
夢醒時分，一切皆空。

引 子

“走了吗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还回来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应该不会了吧！”

“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“因为不得不走。”

“你那里好吗？”

“反正和你这里不同。”

“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方方面面，有好有坏。总之不同。”

“你真的很喜欢那里吗？”

“喜欢有时是注定摆脱不了的。是一种必须的习惯。很难说清理由。”

“那我这里呢？”

“从来没有。只是我们要的不一样了。”

“说不过你！你永远都有理由！”

“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是你不能接受而已。”

“算了，走吧！强迫你就是强迫我自己。累了！”

“行！你别不高兴，日子还是要好好过下去的。”

“既然走了，我好不好你也管不了吧？”

“随你！再见！”

“还能再见？”

.....

思优已经有四五天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了。她尽量说服自己不去想这个被“忽略”的问题，她不想让好不容易才调整过来的情绪再一次失控。但是在心底里她还是抑制不住的想他。尽管已经对自己无数次的下了最后通牒，他们现在的这种关系不可能允许她毫无顾忌的释放自己的感情，不是不想，而是怕感受入不敷出之后的失落。她要的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，实打实的爱情，而不是气若游丝的那种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带给思优许多不曾预



见的变化，许多心情与身体上的快感。思优这二十几年的生活可以用平淡来形容，没有什么大起大落。换句话说，没受过重大的打击，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伤到别人。如果说她以前是一杯宜人的菊花茶，与他相识后发生的一切，则让她慢慢地演变成一杯口感醇厚的红葡萄酒，然后是浓烈的vodka。

许久没有掉眼泪了，但终于在难熬的一个晚上，思优再也忍不住了。眼泪热热的往下滚，她不想擦，没有抽泣，只是默默的以泪洗面。洗了好一会儿，才止住。她觉得有时候借助这种方法发泄心中的委屈与不快的确让人爽。据说，从医学角度看，定期的流泪可以排除身体中的毒素，达到美容的功效。可这种方式只能偶尔一试，因为眼泪是受心情控制的，心情是受故事影响的。没有故事的人不会平白无故的流泪，否则要干挤；故事太多的人泪水又会太冲，伤身。但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，思优把这种方法用到了极致，堆积成山的毒素排没排出来不知道，身心俱疲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后怕。

思优哭在夜里。过了几个小时，也就是清晨的时候，天空开始飘雨，而且愈演愈烈，直到下午五点多才停下来。还好这是雨水而不是泪水，否则行人会受不了这份热烈，也会要了她的命！

终于等到了边赛龙的电话。而在思优按下手机应答键的

瞬间，没有激动，却冷静的不行，甚至是冷淡。

“哎，你怎么不在家？”

“我在小白的公司。”

可笑！已然是这样了，他说话还带着控制和管辖的语气。我要每天在家死等，只为你会打电话召唤吗？你如果是每天都来，哪怕是例行公事，多少还能让我有些动力和念想，对你近乎盘问的口气还会产生负罪感，告诫自己下次开小差的时候注意不要被你抓到，这样的日子还是有乐趣和牵挂的。

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：第一，我思优不是你明媒正娶的二奶，没有义务干瞪着眼等您来恩赐给我充满人性的关爱，还要在您每次离开的时候冲着您的后背，挥着手绢一脸猥琐的高喊：“爷，您常来啊！”第二，你既然已经不再明确的对我动用感情了，还指望我回报你什么呢？猫抓到老鼠以后，再玩再扒拉也有够的时候啊。何况都已经被您大老爷吞进肚子多少回了，对一个只剩一堆白骨的猎物还这么不依不饶的发威未免有点儿过了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边赛龙，你也太贪太自私了吧？！

“中午一起吃饭吧！病好了吗？”

“好了，谢谢你关心。一起吃饭？”

“怎么了，听你的口气不想去？”

“不是，去哪里？”



“你想想吧。我在京顺路上，一会儿到。”

挂了电话，思优的心情好了一些。有点儿后悔自己刚才的态度。心想：你不是就盼着这一刻吗？见不到会想，现在要见了就应该高高兴兴的去享受这短暂的相聚。想到这里，她起身开始收拾。小白早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故意阴阳怪气的说：“怎么着，咱俩好不容易一起吃个饭，一个电话就把你勾走了！贱人！”

思优没回答，她知道小白没有恶意。她们经常口无遮拦，善意谩骂。她甚至连“对不起”都不用说，挥挥手算是告别。

前脚踏出小白的公司，他的电话就来了，“下来吧，我到了。”他说话就是这么言简意赅，甚至不容对方回答。但思优喜欢，男人说话就该这样。

隔着大厦的玻璃门，思优一眼就看见了他新买的那辆崭新的灰色马自达 M6。车牌号她没看清，好像是京（FP）放屁什么的。

上了车，她发现他新剪了头发，剪得太短了，像个土鳖。思优不由地感到一丝从未有过的厌恶，把目光转向了车外。这要是在以前，她肯定会大加评论，露出一副打心眼里不喜欢的样子，而且绝对是真心实意的。

他发现思优在打量他的发型，就讨好的问：“我新剪的头

发，怎么样？别人都说挺好的。”

本来思优想应付他的，但那后半句话又让她受了刺激。现在用脚后跟她就能想得出来他所谓的“别人”指的是谁，便没好气儿的脱口而出：“没看出来！跟傻子似的。”

车里的那点儿活泛劲儿一下被抽成了真空。

他感到思优生气了，也没计较。自从出了那事以后，他发现思优的脾气越来越坏，而且有时候甚至有些无理取闹，胡搅蛮缠。但这事和自己的关系重大，他又坚信自己是个有良心的男人，还有他不愿意看到现在这个状态的思优。这和当初那个他喜欢的女孩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。他还想对她好，甚至是更好。所以他没跟她吵，毕竟自己是男人，忍一步海阔天空。再说，现在就坏了气氛，一会儿就更该看脸子了！他觉得自己看到的脸子已经够多了，不光是思优的。

除了思优像对待出租车司机那样告诉他想去的地方之后，这一路不再有人说话。

思优挑了一个吃日本料理的地方，叫天下一。

本来她想去花神的，那里有着让他尴尬的过去。但思优料到他不会同意，说出来不过是为了恶心恶心他。

不想给他省钱，现在的他和以前不同了。三十多万的车眼都没眨一下就付了全款，还有什么值得同情的？再说了，这一顿才仨瓜俩枣的，根本就不过分。



中午用餐的人不多，大厅里只坐了两桌，但他们还是要了个单间。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他们每次都是上半场踏踏实实吃饭，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；下半场就切入主题，私密加敏感话题不断，还每每都有眼泪和叹息。如此一来，听众自然是越少越好。

他快速的点了菜。在这件事上思优是完全信任他的，再说点菜实在让人头疼。单间不大，墙被漆成了绿色，上面挂了一幅日本仕女图，画的右侧钉了几层隔板，摆放着些绢人及其他极具民族特色的装饰品。布置很简单，但还算舒适。

服务生送进来一壶大麦茶后就知趣的退了出去，轻轻的将推拉门虚掩上。因为经常伺候人，他们也算是见多识广了。大中午的孤男寡女来吃饭，肯定关系不正常。要是正经八百的夫妻，应该晚上来，然后甜甜蜜蜜的回家。

其实，他现在和思优见面也有了心理负担。因为她老是刨根问底，开始还要一阵插科打诨的戏耍，然后说着说着就来真的了，小话一句紧逼一句，弄得他总是要极快的作出反应，要注意不能让思优听了想不开“犯了病”，又要很好的保全自己，树立形象。

但他还是很喜欢和思优在一起。思优的性格像个男孩，大气，爽快，和她相处很舒服。特别是她身上的那股女人味越来越浓，有时候他甚至有些不能自拔，爱不释手。

可现在的状况和以前不同了（其实状况一直就这样），他

不能在感情上再给思优太多，让她保有过多的想象空间。换句话说，他现在需要克制自己，该狠心的时候要下得去手！他知道思优现在还是对他用情很深。她的修养和明达事理也一直是 he 看重的。但出事的那一段时间却被她搞得很狼狈，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这个小女人居然可以做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来，差点毁了他的一切。不过他知道，她是气极了，否则不会这么不顾后果。他可以尽可能的对她好，甚至比自己还好！但思优最想要的，他却永远也给不了！至于思优怎样诠释他们现在更加变形的关系，他就完全起不到指导作用了。随她吧，最好是羞愧难当，知难而退。自己能做的就是用一张张花纸去求个破财免灾，心安理得。

生鱼船端上来了。他招呼思优动筷子，还帮她把辣根挤到调料盘里拌匀，夹了一片赤贝放进去。他在一些小节上是很细心的。这在以前总是把思优感动得想飞。现在不知道是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，还是觉得他就应该对自己这样地关怀备至。反正，她是变得无动于衷了。

思优把赤贝送到嘴里。可能是辣根蘸得太多了，呛得她鼻子一阵阵发酸，之后连带反应的眼圈发红。

见到她这副模样，以为她又要哭了，心里立刻起了烦躁。

本来思优也想借题发挥的，每次见到他就会想起很多往事，那些让她幸福的一幕幕。可现在，那一切只能在回忆里享用了。就是这样，还经常是各种感觉胡乱的纠缠在一起，



怎能不感慨唏嘘。

思优忍住了，指了指调味盘，向他示意不是自己的问题。

他也缓和了情绪，心疼的问：“没事吧？”

思优喝了一大口茶，摇了摇头。淡淡的在心里叹了口气。她不想再哭哭啼啼的，因为没劲。

他要了两壶清酒。俩人各自斟满酒杯，轻轻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。酒是加热过的，咽到肚子里暖暖的。这种感觉让思优一下子打起了精神，不禁给了他一个微笑。这一笑，让有些生疏的气氛一下不见了，他们又如往常一样吃喝。他喜欢看思优笑。脸圆圆的，眼睛大而幽深，睫毛很长，嘴唇微厚，很性感，只是鼻子长得有些肉乎乎的，不过并不影响整体感觉。总之，挺美。

“你说，吃生鱼片干吗非得配辣根呐？”思优开始启口了。

“因为可以去腥味吧。”

“那是吃什么鱼都可以放辣根喽。”

“当然不是，得看情况。需要时就放，不需要时就不放。一般来讲，只有吃日餐的时候才用得上。”他连眼都不抬。他是真饿了。

“哦。你一个月吃几顿生鱼片？”

“最多三四次。老吃受不了。”

“嗯，像。”

“像什么？”他尽顾着吃了，反应有点儿慢。

“我像辣根啊。不能老吃，偶尔沾一下还挺通气，过瘾！”

“嘶，你别老话里话外捎带着我行吗？刚好一会儿，又开始了！”

“你和李丽佳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吡的她呀？”

“咱俩在一块儿，你非提她干吗？无聊！”他觉得好像已经饱了，甚至有些撑。

“哼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！”思优给了他一个白眼。

“我知道你早就看不上我了，有事没事也得找茬。”

“顶你几句就受不了了？照你这样，我还不得死好几回了！”

他最怕听见思优说“死”字，这字从她嘴里冒出来格外有感情。“行了，都是我的错！我对不起你！”

“干吗说得那么不情愿呐？本来就是！装什么无辜？”

“哎哟，行了，我的姑奶奶！就不能好好一起吃个饭，聊聊天啊？”

“谁不想啊？你挺有心情，我还得现找呢！”

“怎么每次都是这样？好心好意跟你见个面，说着说着就开始看脸子！有完没完！”

“那是我对不起你了？你多好啊你，心地善良，光明正大！”思优的执拗劲儿又上来了。

“那你说，你想让我怎么办？”



“我说？我要是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咱俩还能闹到现在这地步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想要什么你最清楚！让我再说一遍也没什么不可以！你答应得了吗？啊？”

“……你别逼我了！”

“怎么又成我逼你了？让我说的是你，不让我说的也是你。讲讲道理好不好？”

“反正我是怎么做你都不领情了。最毒妇人心呐！”

“还无毒不丈夫呢！都是半斤八两，别给自己辩护了啊！”

“得得，别说了！吃吧！”

“吃什么吃，还没说完呢我！”思优还想乘胜追击，又突然想起对手早已对这个话题失去兴趣了，再进行下去就算是自己占了上风，也没什么意思了。

她顺手拿过一根玉溪。他一直是抽三五的。自从去了外地，就改了。思优觉得，只有上财主之类没品位的人才抽玉溪。也不是看不起玉溪，只是这种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她不想看到，更不想去接受罢了。现在没别的可抽，先凑合吧。挺呛！但她还是狠狠的去吸了。

勉强的感觉不好受，眼泪还是挡不住的流了出来。

又来了！气氛再一次僵持。

他看着眼前的思优。眼睛不再如以前那么闪亮和透彻，现在满是忧郁和黯然，笑的时候眼角也开始泛起褶皱，还有淡淡的黑眼圈。思优的变化他一一目睹了。怎么会这样，是因为岁月催人老，还是让自己迫害的？他和思优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情不自禁地自我拷问。他很后悔，当初的一步错，导致了后来的步步错。假如克制住了欲望，就使劲的多忍那么一下，没有把他们之间的那份难得的亲密发展到床上，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是非和无奈。虽然，他们的身体对相互很坦白，但他并没有让他们的心彻底的靠拢过。他知道自己有一身的毛病，特别是精神上的轻微疯癫，有时自己都控制不住。佳佳已经被他从根上摧残了，他的耐心和精力都不能支撑他再去毒害第二个，尽管他曾邪恶的遐想过没准能再创造个新的奇迹。他发现思优的气场过重，不容易糊弄。她像自己一样有着不屈不挠的自恋情结，宁愿把和田璞玉摔个粉碎，也不肯委曲求全一片玻璃瓦的完美主义精神让他都另眼相看。再有，他不想耽搁了思优。他怕如此的僵持下去，没等思优后悔，他倒先打了退堂鼓。思优的好让他想拥有一辈子，就像是一个好朋友，一个铁哥们儿，而不只是个相好的。通常的男女之情太狭隘，太浮夸，太容易互相伤害。他有些不明白的是，北京的男人千千万，她干吗就一定要和他较劲呢？为什么非得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？一个男人交个情投意合的红颜知己怎么就这么难！现在倒好，跟仇人差不多了。